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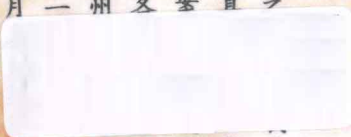


专刊

山东义和团案卷（下）

SHANDONG YIHE TUAN ANJUAN

本书是《义和团资料丛编》之
 山东省各府州县义和团运动的具
 文件包括『拳匪朱红灯滋事案
 后路左营张勋剿匪卷』、『各
 卷』和济南、东昌等七府二州
 卷』（缺登、莱、青等三府一
 部案卷起自光绪二十五年八月
 9月），止于光绪二十七年二月（1901
 年3月）。本案卷多为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
 期的文件，其中批文亦多出自袁世凯之手。

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
《近代史资料》编译室

主编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知识产权出版社



专刊

山东义和团案卷（下）

SHANDONG YIHE TUAN ANJUAN

本书是《义和团资料丛编》之一，记载了山东省各府州县义和团运动的具体情况。所辑文件包括『拳匪朱红灯滋事案卷』、『先锋后路左营张勳剿匪卷』、『各防营剿办拳匪卷』和『济南、东昌等七府二州『剿办拳匪案卷』（缺登、莱、青等三府一州案卷）。全部案卷起自光绪二十五年八月（1899年9月），止于光绪二十七年二月（1901年3月）。本案卷多为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期的文件，其中批文亦多出自袁世凯之手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
《近代史资料》编译室

主编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知识产权出版社

内容提要

本书是《义和团资料丛编》之一，记载了山东省各府州县义和团运动的具体情况。所辑文件包括“拳匪朱红灯滋事案卷”、“先锋后路左营张勋剿匪卷”、“各防营剿办拳匪卷”和济南、东昌等七府二州“剿办拳匪案卷”（缺登、莱、青等三府一州案卷）。全部案卷起自光绪二十五年八月（1899年9月），止于光绪二十七年二月（1901年3月）。本案卷多为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期的文件，其中批文亦多出自袁世凯之手。

责任编辑：兰 涛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山东义和团案卷：近代史资料专刊：全2册/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《近代史资料》编译室主编. —北京：知识产权出版社，2013.1

（义和团资料丛编）

ISBN 978-7-5130-1560-8

I. ①山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义和团运动—史料—山东省 IV. ①K256.7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233349号

近代史资料专刊

山东义和团案卷（下）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
《近代史资料》编译室 主编

出版发行：知识产权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

网 址：<http://www.ipph.cn>

发行电话：010-82000860 转 8101/8102

责编电话：010-82000860 转 8325

印 刷：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版 次：2013年1月第1版

字 数：737千字

ISBN 978-7-5130-1560-8/K·143(4407)

邮 编：100088

邮 箱：bjb@cnipr.com

传 真：010-82000860 转 8240

责编邮箱：lantao@cnipr.com

经 销：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

印 张：49.5

印 次：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150.00元（上、下）

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。

泰安府卷^①

① 此卷原题为《泰安府属剿办拳匪卷》。“内附长清、平原二县稟件”。案：长清、平原二县属济南府。

1. 泰安府稟 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初十日到（1900年2月9日）

敬稟者：窃奉宪台札飭，准分统直隶淮练各军梅提督稟称：转奉直督宪批发，酌拟查缉章程三条，飭即转飭所属一体仿办。如有因地制宜，应行损益变通之处，并飭妥议详复等因。仰见宪台虚怀若谷，博采众论。思因地以制宜，必悉臻乎妥善。卑府身膺一府重任，苟有见闻，敢不妥议具复。窃以水必清源，流乃不浊；木必固本，枝乃不摇。查各省情形不同，在直省卑府本未深悉，东省则素所深知。去岁拳民抢教，牵连数府，到处响应，其事虽出于拳民之太过，其根实由于教民之太横。以平素本不安分之人，一入教中便思寻仇报复，父兄亦可控告，邻里视同寇仇。欠债不还，转思反控；差徭不应，派累平民。每遇词讼，诚如宪谕，地方官畏之如虎，明知教民不是，反责押平民。甚至教士为教民包揽词讼，该教民并不递诉状，但凭教士函片，即签票传人。差役又需索骚扰，片纸下乡，中业倾产。曲直未判，真伪未分，而良民已受无穷之累。且有因调处教案而讹索多端，复令平民作乐放炮，叩求设席，以求了结各情形。宪台明镜高悬，乡民读此示谕，莫不感沦脊【浹】髓。卑府窃以为祸根不去，即使将拳民去尽，而后来之祸恐更甚于拳民。

近数年来何省不兴教案？而抑之愈深激之愈甚。若不釜底抽薪，而徒恃搜拿以镇压，窃恐柔懦者尽趋于洋教，强悍者愈增其不平。诚如上年十二月十一日上谕所谓：为渊驱鱼，添薪止沸也。卑府当将直省所颁条法转以宪台通飭办法，以期损益得中。谨拟三条，为我宪台陈之：

一、严禁将来，以遏乱萌也。现奉宪谕剴切详明各军分路弹压，各属拳民均多解散。果能地方官从此处置得宜，谅已散者必不至复聚。然拳会绵延数省，不可不严为防范。且恐抢夺匪徒混迹其间，尤难分辨，别滋乱源。宜令地方官严飭首事地方各庄，不准设有拳厂；外来拳民，客店住家不准容留。习拳者多系民家子弟，宜令各家父兄管束子弟，不准入拳会，亦不准三五成群结盟聚众。地方官时往乡间查察，如有犯者速即严惩。小不能聚，即无大患，外不能煽，即无内

忧。并多方晓谕，使知邪教之非，并不足抵御枪炮，徒自取灭亡。此消乱未萌之要道也。

一、不追已往，以安众心也。窃谓今日拳民之起，只为教民欺人太甚，思为报复之谋，与嘉庆年间教匪其迹相似，其心迥异。律贵论心，似未便援彼成案办理。况所习者多农家子弟，且有读书小康之家，并非尽无赖匪徒。其已经解散者，即宜许以自新，不必追究已往。从前发逆遍天下，而朝廷下明诏，不咎既往，天下翕然从新。况此区区仇教之民，其心本非叛上，其意又近急公。特愚民无知为之过甚，何可办之过严，快教民之欲，寒中国之心。前日平原之祸，即起于县官出票拿人，有钞者倾家，无钞者被押，以致激成此变。著名匪首朱红灯、杨和尚、于清水等业已正法，此外大都忽聚忽散，多系乌合之众。闻说该拳教以当日请神念咒时，邪神所附者为首，群听号令以为向往，易日则另更，可见并无一定头目。今若已散，复再事搜求，在上者不过严拿首恶，在下【者】便借事生风。诚恐教民寻仇控告，差役妄拿无辜，教士复听教民指名请究，牵连无已，必致已散者不敢回家，未散者麇聚不散，于大局大有关碍。不如早示明谕，严惩复犯，宽其胁从，则人心解散，后患自弭。至焚毁洋式教堂，原有条约保护，自不能不为赔款。若寻常租卖民家数间草屋即作教堂，各州县不知若干，若照一律赔款，恐赔不胜赔，只可作教民房屋办理。至所抢烧教民房屋物件，皆由教民平日凶横所致，其祸半由自取。有此警戒，亦可稍知自敛。只能择其极贫之户酌量抚恤，不能听其任意苛求。渠既吃外国之教，仍是中国之民，照民教相仇酌量办理可也。

一、持平民教，以绝祸源也。窃以国以民为本，民心向背之所关，即国家安危之所系。凡近来各省教案之起，皆由地方官偏袒教民，众心不平激成事变，尤宜为釜底抽薪之法。当严饬地方官，凡遇民教相争之案，但当一秉至公，只论是非，不分民教，照理判断，民气自平，教民亦无所依恃。如教民抗债不还，亦当一律勒追，不得任其捏情反噬。凡断案必究起衅根由，不得听其妄指谤教为名，借辞捏控。如有差传不到，上堂不跪，抗断不遵，即从严惩办。该教士亦当恪守条约，不得干预包揽。该地方官亦不准凭其片纸传人，藉滋拖累。如教民有极不安分，恃教妄为，地方官尽可知会教士，勒令出

教，免致事端。至一切地方公事，除迎神演戏等事，彼教民不愿，听其自便，不得相强外；其余如兵差、城工及修理河渠，一切有益地方公项，凡平民所摊派者，教民亦当一律摊派。如果不遵，地方官照例惩究，不得使富民避差，贫民受累。民教视同一律，民心既平，祸端自息。诚如宪谕：各牧令遇有教民与平民涉讼，务须按照律例持平办理。又不准差役有丝毫讹索，倘再复蹈前辙，一经查出，立即严参。并将讹索差役尽法惩治，决不宽贷。但使民教悦服，各得其平，自可消弭无数隐患。此固办理教案之第一要著也。以上三条就鄙见所及，是否有当，理合禀请鉴核批示。以便通飭所属，认真办理，实为公便。

批：据禀已悉。所议查办拳教三条均尚妥恰。仰即督飭所属分别查办毋懈。已经解散固可量予宽典，其著名首要匪犯，迭酿巨案，久滋民害者，仍须勒限严缉，务获惩办，以申法纪而清祸源。此缴。

2. 泰安府禀 二十六年八月初十日到（1900年9月3日）

敬禀者：窃据毛令单报七月二十二三等日，有匪一股窜至泰境之安驾庄渡汶，称欲前赴济宁等情。蒙飭查明剿办。奉经卑府一再发探，一面照会陈统带万清由肥城回郡，分路探明，遇匪即剿。旋据探报，该股匪甫入宁阳境之白马庙庄，居住客店。当经兖州田镇派队围拿，歼毙匪徒三十余名，生擒十余名，所余无几，四散逃逸，已无踪迹。嗣陈统带万清于初五日率队回郡，所探情形相同。现在泰郡各属确称安靖。惟此次剿办系属兵威所慑，若无重兵弹压，诚恐匪徒复来窜扰。

顷据陈统带面称，奉谕晋省数日回泰，即将拔队赴沂。卑府伏查刻下沂防营勇数已不少，加以该府自募两哨，声势已壮。而泰郡关系运道，日前曹令调返自江南，据称南省大宪亦重视此一线咽喉，有裨南北通气，是目下泰安一郡所关极为紧要。卑府自招之马步百名，早经委员选募，大约旬日内外即可招齐。昨已具禀藩司指拨餉项，期于节前一律募齐。拟乞宪恩陈统带步队一营，可否暂请留泰，俟卑府自募防勇点验成军后，再飭南赴沂防之处，伏乞大帅察核施行，实为

公便。

批：据禀拟留陈统带驻泰，暂缓赴沂，缘由已悉。查沂州为海防重地，南北中樞，前经批饬陈统带万清督队驰往择要屯扎，原为捍卫海疆起见。该府距省甚近，即有股匪窜扰，仍可随时电禀派兵接应。本省兵力单薄，不敷分布，轻重缓急之序，固不能不与该守等详筹之也。仰即知照。缴。

3. 泰安府禀 二十六年八月十八日到（1900年9月11日）

敬禀者：窃卑府前奉宪札，以泰安、平阴一带匪徒，虽经各防营州县分股击散，而根株犹未尽绝，仍须拨队妥为巡缉弹压。兹查李管带福云所部马队本有一哨驻扎平阴，仍应调回原防，听候陈令调遣。其驻扎泰安各哨，仍按原段巡缉。并准由该守随时商调，以资防剿匪徒之用。除分行外，合亟札饬。札到该守即便遵照，随时会商李管带妥速查办，认真巡防，以安良善而靖地方，毋违此札等因。奉此，卑府前因泰郡兵单，拟请陈统带万清所带右营步队暂留泰郡，缓赴沂防。禀蒙宪台批示：查沂州为南北中樞，前经批饬陈统带万清督队驰往择要屯扎。该府距省甚近，即有股匪窜扰，仍可随时电禀等因。仰见慈虑周详，至深仰佩。

惟李营各哨填扎何处，卑府向无稽考。当经照会该营，除前扎平阴一哨回驻原防外，郡城尚有几哨可以随时商调去后。兹准李统带福云咨称，前哨驻郯城，分扎兰郯一带。后哨已于本月初八日开赴平阴。左哨驻新泰，分扎新泰、蒙阴、沂水一带。右哨驻沂州护城。中哨现奉帅饬保护运道，分段巡缉，遇有餉械分投护送等因，咨复前来。卑府复查李营各哨或分赴沂防，或护送餉械，详阅来咨，并无遵允商调之语。虽泰郡密迩省垣，或有股匪窜扰，即可电请派兵。惟山路崎岖，军情瞬息百变。设遇援兵梗阻，有缓不济急之虞。卑府自募百名，甫经成队，终恐兵力太单，不足以资镇慑。理合再乞宪恩，俯念泰郡为南北咽喉，关系紧要，准将马铭钟马队一哨调回郡城，并归卑府调遣，庶几遇有窜匪，得与卑府自募之勇随时防御，合力兜捕。

至平阴现有河防营马队一哨，李福云回驻原防一哨，益以该县陈

令自招马步一百二十五名，为数已倍于郡城，即将马铭钟调郡，亦属彼多此少。况平阴县卑府属邑，设有缓急，仍当相机因应，万不能作壁上观。不过一转移间，兵力相称。卑府为绥靖地方起见，是否有当，理合再肃稟请，伏乞大帅查核，训示施行，实为公便。

批：据稟已悉。右翼防军右营马队已改委魏游击得清管带，并飭仍照前檄拨防矣。查潘守前任斯缺，并无兵队。该守才具尚可办事，现已招募兵队两哨，似亦足资捍卫，何仍嗷嗷增兵，岂自问尚不如潘守耶？仰即督飭所属，认真整顿捕务，慎勿专恃兵力。切切。此缴。

4. 泰安府稟 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六日到（1900年9月29日）

敬稟者：窃本年八月二十四日，奉宪台札开：顷准驻烟法领事电称：本领事顷闻在东平州有教民七名被人抢掠，该处李州官并不查究。本领事祈贵部院将该员立即撤任。又接青岛马主教来电，东平州官莫问，被抢七处，教民甚险，请速保护各等情到本部院。准此。查大局败坏至此，现方议款，万不可多生枝节。即应责成该地方官严办匪徒，保护教民，以期共济时艰。飭府查明具复等因。奉此，卑府查此次京津开衅，皆由各地方官平时于教民控案未能持平迅速办结，以致酿成巨祸，遗害非浅。现在正开和议，该州复出教民被抢之案多起，实非意料所及。当经檄委候补知县周庆熊严密访查去后。旋据该州查明境内教民案件，稟蒙宪台批示：仰泰安府石守迅速查明，据实稟复，以凭查考等因。兹于本月初四日，据候补知县周令庆熊会同东平州知州李牧维诚稟称，窃卑职庆熊奉委后，遵即束装起程，驰抵东平州会晤卑职维诚。遵查昨奉抚宪排单札飭，已将查明情形据实稟复在案。兹奉前因，卑职等随复会同检查收呈号簿，调齐卷宗，详细考查，并无有教民呈报被抢七处，亦未有七名被人抢掠案件不为查究情事。惟日前有教民侯元渭、王景虞等呈报，被窃之案三起，均系鼠窃狗偷。当已飭差严缉。此外，尚有李绍玉与刘福存等呈控乡民安宗泰及吴绍平等五案，或言将其衣物、牲畜牵拿，或言将伊家具器物搬运，或言将其地内禾稼抢割，或因帐目纠葛，彼此口角争斗，皆系指名控究，应归词讼办理。已均为分别轻重拘传讯断。到案者，经为讯

断责押；未到者，仍为勒传集讯，并无不为查究之处。即如控失物者，推原其故，实缘皆因前者各处拳匪仇教，传播势甚凶恶，各该教民风闻，心怀忧虑或先隐避他处，或有搬移亲家，以至家具乘物等件不无少有遗失。现闻各处平靖，境内仍安无事，回归查寻失物。教民狡黠居多，日久生奸，小题大作，随赴该领事、教士处捏词任意饰诉，恐亦不为无因。但案卷俱在，无不为其管理。况卑职维诚身任地方，责无旁贷，屡奉大宪严札，迭发剴切示谕，并恭奉上谕严拿匪徒，保护教民，先后遵照办理。力图报称，犹恐不逮，何敢稍遗余力，致取咎戾。方今时局至此，尤当激发天良，共济时艰。

值此正开和议，抚绥民教更为目前当务之急，断不敢因循自误，致貽伊戚。卑职庆熊随复赴乡，博访周谘，亦委无前项情事。除由卑职维诚仍当恪遵宪札，严拿匪徒，保护教民，再行剴切示谕，务期民教相安，地方静谧，并将未结数案赶紧勒传集讯，持平究断，以免藉口而维和局外，理合将查明实在情形，据实会禀等情到府，并据开明控案清单呈送前来。据此，卑府别访舆论，亦与该印委所禀大略相同，理合据实禀复查核，并将送到清单附呈宪鉴。俯赐批示祇遵，实为公便。

批：已据禀函复法领事查照矣。仰即速飭迅将未结各案，分别勒传集讯，持平究断具报，慎毋稍涉偏倚，致滋口实，仍一面责成该牧令等妥为保护弹压。另单禀称宁阳县人赵二在汶、巨等处潜谋聚众滋事，候即分飭查办。缴。清单存。

5. 泰安府禀 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到（1900年11月2日）

敬禀者：近日迭奉钧札粘抄鄂帅奏折，特奉谕旨飭拿富有票匪等因。卑府已遵照颁到示稿，放大字样发刻，俟刊成刷印多张，分行属邑代标张贴。一面选派弁勇赴乡查缉，实力奉行，仍不准藉端滋扰。另由洋务局转奉宪檄，以直境有洋兵勒赔教民被抢财物，恐入东境，兵连祸结，牵动大局，通飭妥为安抚，切勿吝小失大。并将拳匪房产查封入官变价，以资挹注等语。

伏查泰属教案只东平州被扰指控，尚有未结数起，卑府已函札飞

催。不啻披肝沥胆，言之尽致，不任松懈，捕匪则推平阴陈令为不遗余力，必无轻纵之患。顾卑府愚见拳匪贻祸大局，自应尽法惩办。而查产入官一层，恐多流弊。盖勇役邀功，仇家扳指。设令头目漏网，胁从被扰，一家受屈，人尽寒心，又恐迫之走险矣。虽叛产例应入官，而此辈起自仇教，尚无夷族之罪，似只可毁其拳厂，捕其甘心为匪之人。其余房产使其家属仍可安度，足以畏罪自新，所成全者非细。否则穷搜极治，徒饱私囊，欲求有益公家稍资挹注，恐百无一二。匹夫之言，圣人择焉。蠡测管窥，不识有当万一否？卑府此论未敢昌言，愿宪台熟察焉！肃此密陈。

敬再稟者：现因学宪催考，毛令入场扁试，泰郡虽无大事，亦时有谣言传播。初七晚间，考童忽然走散二三百人，连夜回乡，次日乃有迁徙之家。卑府赶派妥弁分投晓谕，南北各行十余里，遍告村庄安然度日。一面简明出示，以定人心，并手书小条，将密查富有票匪原委说明，不过预防此辈潜入本境，其害人身家性命比拳会更毒等语告知各乡庄长，如有入境，擒送到官，立赏现银，但须不动声色，随时留意。兹仍选派妥勇于城关内外，密查谣言何自而来，若获匪徒即当拿案讯究。惟计毛令试毕尚须旬日上下，又当接办府考。

卑府自招之勇名安字营，自裁去领官，现只派一哨长约束操防。查魏领官因公在省，可否飭令早回营次，俾收指臂之助。地方事宜卑府应办者办，亦不敢动即具稟，致嫌烦渎。

批：据稟遵飭刊刷缉拿票匪告示，并另单请免查办匪产各缘由均悉。查标封拳厂房地及查抄拳匪财产等项，变价充公，即以此款作为抚恤之用，本部院原为一惩一恤，事属两得。且惩此等误国病民之匪，立法不得不严。火烈则畏，水懦则狎，盖亦辟以止辟之意耳！察核来稟情词，殊未达立法本意。至于勇役邀功，仇家扳指，只是法外之弊。是在奉法者，随时认真厘剔，未可因防弊而遂废法也。仰即督飭所属遇有拳匪财产，仍遵前檄严行查办。不得使志在抢掠者，破人之家，肥己之产，因而终享其成，以挽颓风而正民纪。再，此项匪产，系专指匪首。曾有案犯者及出示后仍敢习邪拳者而言。其从前误入胁从，并无案犯及现已改悔者，不在其内。此缴。

6. 泰安府稟 二十六年十月十九日到 (1900年12月10日)

敬稟者：案蒙宪台札开，据马主教天恩函称：东平州境内有刀匪作乱，已蒙派委查办，而委竟以无有稟复。嗣后于七月二十五日，突有匪首乔振邦率众刀匪，将教堂、教民房屋拆毁十余庄，掳去教民二名，以银二百五十两赎回，刀伤一名。函内附单以备查核究办，飭令按照单开各节，另行详查稟复等因。奉此，遵即札委试用从九汪晋蕃复查去后。旋据该员会同东平州李牧维诚稟称，窃卑职晋蕃遵先束装驰抵东平州，改装易服，不动声色，只身亲赴各庄，按照单开各节，挨次严密细查，多系土草民房，并非洋式。每处亦不过三间两间，至多四间，作为诵经处所。亦有借教民房屋居住。查得大注教堂被拆。田家村、刘家村、小店子、李家所、都家新庄教堂半系自先拆去。山西屯教堂暂供关帝神像，与簸箕峪教堂同未改拆。毛家庄、营子庄、五里庄教堂并未损拆。然已拆处所，皆墙壁完固，檩梁犹在。推原其故，实缘本年六、七月间，直东拳匪猖獗，平肥邻封各处游手之徒，冒充拳会仇教。实知并非拳匪，乃至教民心怀忧虑，纷纷逃避，情愿反教；央令庄长首事人等，自将房顶拆卸，以免被匪焚毁，殃及四邻。原期平靖，易于修理。独阎村即燕村等庄，先因教民逃避他乡，无人经管，以致被毁。余皆易于修葺。至于教民二名被掳，一名被伤。询诸乡老，僉谓夏间虽有匪徒乔振邦等曾在边境游弋，忽来忽往，未久闻拿逃散。而教民出外避乱居多，或者逃出境外被人讹诈强勒，因而争斗受伤者有之。此卑职晋蕃遵札密查之实在情形也。随即亲诣州署会晤，卑职维诚亦奉札同前因互相考核，所查各节亦皆大略相同。检查前蒙本府札委候补知县周令庆熊，以教民有被抢七处，令即查明稟复。当经查明控案八起，业将讯结缘由先后稟报在案。或言群贼肆扰，或言恃恶逞凶，或言失没物件，未敢讳饰，尚非以无有稟复。缘皆指名控告，故均归于词讼办理，以期持平妥速。至拆卸房屋，因该教民等未经呈报到州，是以前稟无从声叙。

卑职等窃思时局至此，调和民教为第一要务。屡奉大宪札飭，为国为民，尽心尽力，下僚敢不共体时艰，力图报称。且教民亦中国赤

子，犹当一视同仁。卑职维诚不但世代受禄，兼有地方专责，是以日夜孜孜，总以教案为念。凡有呈报案件，靡不迅速持平办理。即如所查拆毁教堂等事，虽前皆未据呈报，嗣于下乡查拿拳匪逃勇，并调验民团之时，业经顺便查明被拆处所，询诸庄长人等何不随时呈报。咸云教民未归，当初教民与伊等说明，与其被匪毁坏，莫如自先拆去房顶，冀免扰害，平靖仍自修理，既可容易保护，而亦所费无几，故均未报等语。卑职维诚当以所言无论虚实，若不早为修理，难免将来纠葛。惟卑州连年被水，民情困苦异常，既无匪产可追，亦无款项可措。正拟设法捐廉修理，适奉委查前因，自应据情禀复。

至言教民被掳、被伤一节，检查档案，除王思俭前因被人讹诈殴，王思俭受有伤痕，业经传讯医痊，将钱归还结案之外，别无呈报被掳、被伤案据。或者尚未呈报到案，殊难悬揣。除将拆卸教堂等处尽归卑职维诚设法捐廉，赶紧将房顶一律修整。如嗣后遇有续控案件，仍当妥速持平办理，并恪遵宪札，随时抚恤教民，以维时局。仍一面悬立重赏，再派干差严拿匪徒乔振邦等，务获究报，尽法惩办外，所有查明拆毁教堂实在情形及捐廉修理缘由，理合开具清折据实会禀等情到府。据此，卑府查现在正开和议，自应以调和民教为第一要务。当时时届严寒，该教民等家徒壁立，户鲜盖藏，流离失所，情本可矜。复经飭委候补知县周庆熊亲诣该州，会同李牧再行逐细验明，将拆毁房屋眼同修葺完固。其贫苦教民酌加抚恤，务令民教相安，以固邦交而安闾阎。除俟周令禀复到日，再行禀报外，理合先将委员查复情形附同送到清折，驰禀鉴核。

批：禀悉。已另札申飭矣。仰即遵照。缴。

7. 泰安府禀 二十六年八月初八日到（1900年9月1日）

敬禀者：窃卑府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奉宪台札飭，以据前任平阴县梁令等会禀拿获匪犯王亭居等三名，并轰毙多人，飭令查明具复等因。奉此，卑府遵即派弁往查。兹据查明禀复，该县等所获三人，系在平阴北门里先获一名，复在南关盘获二名，并非在罗山套当场擒获。营官李福云驻扎平阴，始终并未出城，实未与土匪对仗一

次。罗山套圩内百姓守御甚严，系与土匪互斗，毙匪三人，亦无十余人之多等语。卑府查马队初到，平时匪徒不过百余名，该营官坐视不拿，以致匪势日盛，扰害良民，实属因循贻误。惟现获之王亭居等三名，确系该队哨官马铭钟帮同盘获，不无微劳。可否将功抵过，出自宪恩。

再，查匪首赫虎臣即赫虎臣，原系会匪头目，聚众诈财，四出滋扰，犯案不计其数。第风闻该匪曾入东昌府洪守所招队伍，明充官军队长，暗乃结党横行，如虎添翼，远近畏之。想洪守当时未知其为匪首，误听人言，偶被诱惑，亦未知究竟确否。日下东昌府军籍曾否除名，抑虽除名而手下徒党仍在该府当勇，外人不肯确指。应否派人密查捕治，以期斩草除根，卑府未便擅拟，理合禀请核夺施行，实为公便。敬再密禀者：卑府一无所长，但凡事据实直陈，不说谎耳。东昌初招赫虎臣，亦为保全地方起见，洪守亦非歹意。迨奉六月二十一日保护洋教之旨，适与该头目初意相反，事出两难。旋知赫虎臣又不安本分，即欲遣退，而其手下徒党已有一二百人收入新招队伍，不能尽遣，有尾大不掉之势，不得已将错就错，暂为羁縻。此皆得诸传闻，究不知是否的确。如与邻境无扰，原可不必深问。近乃窜入平阴、肥城之股匪获贼，所供大抵赫虎臣名下。且恫喝之词动称党众二千三千，兵来则散，兵去复扰。该党籍贯大抵聊城、博平，是则病根仍在东昌。非将赫虎臣设法就擒，其根终不能净。其实赫虎臣于卑俯无毫末之怨。惟念此辈犬羊之性，远而李闯、猷忠，近而粤逆杨、洪及苗沛霖。安知星火终不燎原。不过卑俯不守多言之戒，倘大人据以行文，卑府开罪同官，将不可久居此矣。故请派员密往捕治，或仍密飭洪守诱而擒之。想洪守识远见大，必能不负委任。此计拿赫虎臣，解散其党之说也。

至营官李福云始恐众寡不敌，不敢与刀会结仇，亦无他意。哨官马铭钟颇能出力，只要有人策励，即可收效，否则坐听因循，一哨马队有如虚设，甚可惜耳！

批：据禀已悉。匪首赫虎臣已由本部院访闻，密飭东昌洪守严密查拿，务获究办矣。仰即知照。缴。

8. 泰安市稟 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到（1900年6月20日）

敬稟者：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，蒙宪台排递札飭，以上年拳匪滋事，靡烂数十州县，四民失业，生灵涂炭，多方筹办始就安谧。现在访闻复有外来匪徒潜传拳技，左道惑人。令即勤加查禁，毋任再有煽惑等因。仰见大人防患未萌，保卫民生之至意，下怀不胜钦佩。遵查此案昨奉宪札飭令，示谕查拿获犯者，准赏银两功牌。业将遵办情形申报在案。兹奉前因，复查卑县境内现在尚无外来匪徒传习拳技邪术，煽惑愚民情事。惟闻直隶涿州一带，现聚拳匪多人，希图滋事，不可不预防流传。当又出示晓谕，责成各庄长地保，平时明白开导，遇事迅速呈报，以便会营协缉，免致滋蔓。一面卑职仍当亲赴各乡，随时查察告诫，以期上慰慈廑，下安民业。设遇有事，并即飞请宪示，合先稟复大人鉴核。

批：据稟查缉外来匪徒缘由已悉。现当直匪猖獗之际，该县地居冲要，仰即亲赴各乡巡缉稽查，以消内讷而遏乱萌。缴。

9. 泰安市稟 二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到（1900年8月12日）

敬稟者：窃卑县境内向无学习拳教之家，又迭奉宪谕严禁传习，取具各地保甘结，不准一人潜习，故地方幸无拳匪滋扰。不意本月十五日早，忽有百余人，各持刀械，马二匹，旗二杆，上书“兴清灭洋”字样，由肥城山僻小径越至县境西界地方，住马庄庙内。随即往跑马庄架去教民男二名、女六口，烧毁教堂瓦屋七间、草屋一间。该教民均系极贫，索赎每名二百金。又遣人持义和团名帖至侯村地方东庄教民家借银。不借，即将焚架。经该庄地保范继林稟报到县，当即遣派弁勇持谕先往禁止。随据被架家属王锡尧等呈报，提讯相同。查此项匪徒决非真正拳会议民，的系假冒。本由北路窜至平阴，又由平阴窜至肥城，入卑县境，现已放火抢架，与土匪无殊。卑职谨随同本府石守妥筹稟办，并一面亲往弹压解散外，理合将拳匪入境滋事情形，先行稟呈大人鉴核示遵。

批：据禀已悉。查东省拳民均已赴直境助战，凡窜扰本省各州、县假托义民寻仇劫杀者，即是土匪乱民。亟应钦遵六月初五、二十一、七月初八三次谕旨，严行查拿，相机剿办。不得稍存姑息，致酿衅端。现已飭派陈统带万清督率所部驰往剿办，仰即会同该统带妥速认真查办，务将此案匪徒获案，照土匪例重惩，以资儆戒。一面迅将被架王姓等设法找回，并将勘讯缘由，照例详报。迭奉谕旨照约保护教堂，该令应即遵旨遴派勇役，妥为保护，倘再有疏虞情事，定惟该令是问。切切。此缴。

10. 泰安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到（1900年8月20日）

敬禀者：窃卑县跑马庄地方，于本月十五日，突有拳匪入境，向教民滋事，当将大概情形先行禀报在案。卑职因查真正拳民早赴京津助战，此项匪徒无分真伪，均应遵谕照土匪定章办理。随即会同营汛督带勇役，于十六日驰往弹压，相机剿办。行抵该庄，勘得被烧民宅改作教堂一座，被抢教民十家、不习教良民一家，抢去粮食、衣物、马匹等件属实。被架男女八口，均经放回，未受凌虐。匪已复由【跑】马庄退往泰、肥接壤之过村游弋。卑职因所带人数不多，不敢轻敌。一面禀陈本府商拨电准截留之陈参戎万清、蔡游戎元海二军，分路进剿；一面添调各乡团丁二千余人，四面兜围协剿，以期一鼓歼除，免致蔓延滋患。

次日，正在分布间，据报该匪于午后尽数北窜，称往平阴白云峪。亟发探跟追。十八日探回，遇匪于肥城之西北界，在黄瓜店早饭，由毛家铺、冷饭店子而北。旋据续探回称，十九日清晨，匪众由栾湾至万狗山，尽渡黄河。卑县与肥城境内均已无匪。惟平阴县白云峪一带，匪股较巨。是否概已渡河；抑或逗留未去，探尚未回。卑职验明境内除跑马一庄外，余均未被骚扰。当即回城预备车辆供应，陈参戎并续到马队张千总国泰二营，即于是夜拔队由肥赴平，跟踪追剿。除遴派勇役严密保护各处教堂，并将勘讯缘由照例通详外，所有拳匪窜逸出境，会营追剿情形，理合驰禀大人鉴核。

再，县境东向地方电线，惟被击碎磁瓶十余枚，线杆均未损坏。